

· 新爱情读本 ·

你不该爱我

辛国云 / 著

昆仑出版社

你不该爱我

辛国云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不该爱我/辛国云著. -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11

ISBN 7-80040-654-7

I. 你… II. 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4524 号

书 名:你不该爱我

作 者:辛国云

责任编辑:祁周虹

装帧设计:蒋宏工作室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A5

字 数:184 千字

印 张:9.25

印 数:1-7000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654-7/I·488

定 价:1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辛国云，山东作家协会会员。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发表小说、散文百余篇。曾出版个人作品集《何处不风流》、中篇小说集《爱情品质》，现就职山东新泰某股份公司。

人生最重要的是如何施爱与人，去接受爱。
爱是惟一的理性行为。
相爱，或者死亡。

——米奇·阿尔博姆《相约星期二》



序

刘 恪

我很理解一个作家常常拒绝看人家的作品,特别是未发表的作品。如果是一个爱思考的作家,那就更拒绝看人家的作品,除了自身写作的繁杂紧张外,重要的是他不愿接受一个新文本的影响,特别好的文本它又增加了一道理性的栅栏,差的文本会让他对创作绝望。

近两年总有作家让我读作品写评论,或者作序,心中真是很害怕。手头压着三部作品的阅读,郑炜打电话说,请我看一部小说。他是我印象很好的学生,且艺术感觉好,读一部稿件提提意见,还不难。我说拿来,放下电话,我就骂自己,这张臭嘴,又那么爽快地答应了。

来了以后,他说是老乡辛国云的作品,我便手足无措了,许多年来都帮一些郑炜的忙,希望他创作和生活能顺利,能够独当一面,那么他策划出版辛国云的小说我也只能支持。

第一遍读这部长篇,发现作者很有写作经验,也有一定



的阅读量，是一个爱思索的作者。但是也发现一些问题。例如他对前文本的阅读学习，和自己的思索未能交融得很好。个人对事物的敏感和体验细腻，很感觉化，但一上升到形而上的思索，提炼为哲理性的语言，就显得比较生硬。对话也比较过程化，只重视推动事态发展或环境的作用，议论旁白也不是发自本性的，感觉到它需修饰打磨。在电话中我把意见传递给了郑炜，让作者强调叙事的流畅，让事实与人物的行为方式有机而连贯地形成气韵，理念应该隐藏在行文之后，这样人物的感性因素就会活跃起来（如果理念直接成为陈述对象，那当然可以有恣肆汪洋的思辨，那么故事得化整为零）。我希望他写出一个叙事流畅的关于生命存亡的凄美故事。

半个月后，作品改好了。

我心想，我算是自找麻烦，一部作品要反复读两遍。读到人物，或细节部位，要读更多次了，只有这样才能为它写出一些文字来。于是再次读它，文字清晰，逐步展露它的残酷。这里有一批特殊的群体——癌症病人。以陈述者我的母亲发现癌症为契机，依次出现了美丽的姑娘樱，科技知识分子克新，可爱的小女孩瑶瑶。他们患了癌症，在生与死的对抗中，生命的坐标在快速地滑向终点。这真是一个让人屏息静气的悲剧，开始读它没注意，这次读它有一种烫人心魄的东西，让我沉思起来。樱、克新、母亲、瑶瑶等人，我们只能把他们看成生命符号，这个符号具有某种象征性，他们是美好事物的化身，他们是弱者，你看他们都是老人和孩子，是美丽的姑娘，叙述者让这么一批灵魂去经历生死的磨



炼,其悲剧含量真是惨重巨大。包括那个知识分子。在大千世界里选择这么一批人,让他们奔赴死难,这种绝望应该说是人类的一个大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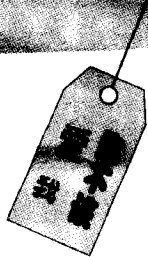
人生是一个向死的过程。宿命,任何人都逃脱不了它的仲裁,但“死”这个字如同利剑每天都悬在樱、克新、母亲、瑶瑶的头上,让他们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死作为终结的事实,在每日每月地提前。它面对弱者的意志。于是每个人都选择了与死亡对抗的方式,在医院组成了一个对抗死亡的阵线,这是由弱者与美丽组成的队伍,何其辉煌!

樱展示出的是快乐与美丽,她是一个骄傲的公主;瑶瑶的骨髓移植从大洋彼岸的美国青年那儿来,类如一个反法西斯的阵线;母亲是那么冷静恬然,她穿透死亡,看到了死亡背后的某种诗意,生命在死亡的威压下焕发出另一种热情,一种坚忍,一种真美。这种美是双重的,有病态美如樱的瑶瑶,但她们以母亲和孩子的伟大又展示了辉煌崇高之美。那个会电子技术的知识分子,病态人格中的某些变异,也具有某种想象间的距离美。

由这么一些弱小者组成的美的画廊,才真正具有一种大美风范。

在这一些特殊群体中展示了一批由外美而及灵魂之美的故事。妻子面临死亡,为丈夫重新寻找美好幸福的生活,居然为丈夫征婚;瑶瑶的特殊骨髓移植惊动了全世界人群的热情;绝美佳人在死亡前完成了动人心魄的婚姻;大哥讲述了母亲异乎寻常的伟大。

因为他们是美的,有对抗死亡的能力,超越生与死之外



能产生新的意义链,那么死亡在他们看来,又变成另一次展露,一次淡定的微笑,一次从容的告别,一次会心的交流。死亡给予他们新的赐予,让生命有了新的焕发,死原来也是一种恩惠。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看待人,看待事物与风景,再来对世界做一次新的价值估评,其意味真是很悠远深长。

这部长篇饱含着对生命的赞颂与热情,对死亡的一种从容认定,使作品具有一种对人、对生存本体的一种形而上追问的品格,伴生着的是生存诗意的语言表现。作者的语言带有强烈的情绪,似乎又有一种压抑,总的倾向是雅化的。一是细腻的描写,一是哲思的议论,这两个侧面都是文人化的。描写中充满文人的感觉化,例如积云山与天云寺的风光。同时关于生命与死亡从陈述者角度来看都是文人的提升。这两个侧面都写得很漂亮雅致,充满了抒情意味,但比较而言我倒更喜欢他文字中间或出现的民俗描写,朴素而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它是个性的,更具有某种艺术力量。

当然小说中还有许多有意思的处理,例如一个副省长也患上了绝症,同样在生死上选择,它意味着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位高权重,还是社会底层的漂泊者,都要经受死亡的检验。还有些想象性的描写,海洋、大地、山川,包括人物的一些感受体验,小说中一些欲望化叙事也尽量作了美化处理,因而使樱的故事描写,多少带有一些理想的乌托邦,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也有它特定的精神所指。

说到我的期待。像辛国云这样有文字能力的作者,努



力锻炼的方向,或许在文字质朴的力量上,而不是向抒情文字发展。应该是以冷峻峭拔的语言剥蚀生活的粉层,尽量使文字带有寒意和刀锋的力量,这样拷问灵魂,触摸生活的本质,可能会更具有艺术的韵味,它会把作品提升到另一个艺术层面,拓宽自己广博的艺术道路。

仅此序。

2002年8月8日北京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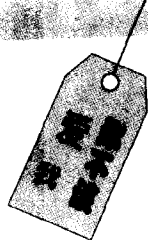


1

母亲向我诉说她最近吃饭食道常遇阻隔的时候，我正在电话里与尧尧为婚礼的规模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

尧尧不是省油的灯，尽管我无论是当面还是在电话里跟她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低声下气、甜言蜜语，但她永远都以一种岿然不动的姿态寸土不让。她说她这辈子只想结一次婚，所以场面一定要大，办得就像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那样她也觉得不过分。可我不想让我们的事太过张扬，只想请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坐在一起吃顿饭完事。于是我就咬紧牙关，说我这辈子也只想混一次，如果不按我的意思办，结婚的事就永远不要提。我说出这种话来，尧尧的表情就痛苦得无法形容。两年前她就已经是我的的人了，像她这样把名分和尊严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的女人，对还没有结婚就被男人抛弃的结果无论如何也是承受不了的。如果是她抛弃别人自然另当别论。尧尧似乎有些松动，我不失时机地趁热打铁。尧尧在电话里歇斯底里地骂我是吝啬鬼小市民压根就不爱她，从心里就没拿她当回事。但她最后说她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将来的幸福生活，为了爱情她只好做出巨大牺牲。我听了她的这番话心中顿时生出莫名的感动，我几乎是含着泪水放下电话。我沉浸在来之不易的胜利喜悦之中，对于母亲的食道问题没有放在心上。

市人民医院刚做了主治医师的猴子在电话里那种深沉得不容置疑的语气几乎让我忍无可忍。在我们这帮哥们儿中他是最不顶用的一个，瘦小的身躯，尖嘴猴腮，如果不是



大嘴他们为了显示雄厚者对于弱小者的大度而坚持收留瘦小的猴子，依我的意见他永远也不会和我们沾上边的。猴子的名字叫侯宝来，可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把这个尖嘴猴腮的家伙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猴子让我不必问为什么立马到他那里去，我就能想象得到他猴子学人样的那副德性。尽管如此，我还是如期赶到了医院，在主治医师的办公室里见到了猴模人样的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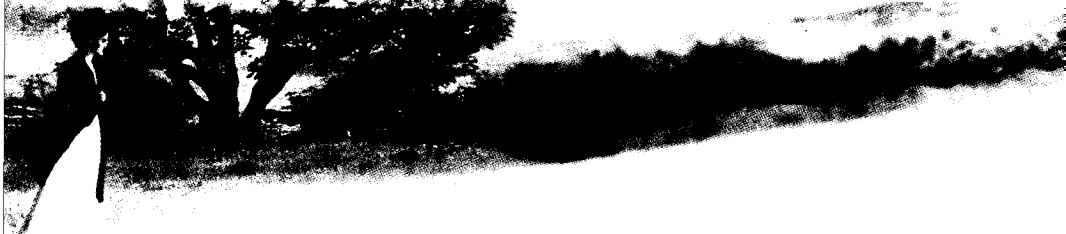
“我的侯大夫侯大主任，约鄙人来有何吩咐？”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掏出一支烟扔给他，自己也点了一支。

“你母亲到我这里做了检查。”猴子根本不理睬我的调侃和扔给他的那支中华牌香烟，一脸的严肃和深沉，像个冷面的职业杀手。

“怎么……”猴子的反常让我想起了那天母亲对我只说了半截的话。我定定地看着猴子，一种不祥笼罩了我的全身。

与母亲的谈话进行得十分艰难。

猴子给母亲检查的结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难以接受，那个可怕的字眼是所有人都不愿意听到的。猴子说虽然他也极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可他是大夫，要讲科学。我说去你妈的科学，就你这水平，好人也让你治趴下了。说归说，我们还是非常慎重地对待所发生的事情。猴子又请了有关专家进行了会诊，一群人擎着母亲的X光片左看右看，结果更让人沮丧。我不得不放下架子求救于猴子。猴子说从片子上看可以判断为早期，最多是中期，也就是说还有治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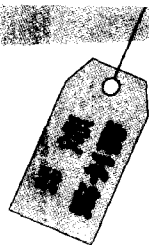
或控制的可能。惟一的办法就是尽快到省肿瘤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然后确定治疗方案。

如何跟母亲讲让我左右为难。如果把实情说了,怕母亲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病不倒的人精神却先垮了。可不说实话,到肿瘤医院检查,母亲又不是不认识字,根本瞒不了她。想来想去,我只能告诉她目前县医院有这方面的怀疑,其实出现的那个阴影很有可能是良性的,就猴子那王八蛋,不怀疑怀疑就显得他没水平。

母亲一直在微笑着,慈祥的眼睛在我的脸上抚来抚去。如果母亲的情绪正相反,痛哭流涕寻死觅活的,我会用许多精心准备的动听的语言劝慰她,可对发生的事情她竟表现出反常的平静,平静得空气都凝固了一般,我竟不知该怎么说了,心里一颤一颤的,泪水马上就要溢出来了。我赶快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结果呛出了一长串剧烈的咳嗽。母亲说:“你要少抽点烟,对肺不好的。”我控制在眼里的泪终于还是流出来了,我赶快说:“是,看把眼泪都呛出来了。”说着我把大手捂在脸上胡乱地揉搓着,把泪水和伤感一并消解在厚实的手掌里。母亲还是很慈祥地看着我,那神情似乎是觉得看我一眼就少一眼了。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情绪的折磨,我不得不尽快说出了到省肿瘤医院检查的想法,母亲仍然很平静地点了点头说:“由你安排吧。”

肿瘤医院的大门掩映在层层绿色之中,没有任何死亡的气息,这有悖于我的想象。

出租车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就直接开到了门诊大楼的前



面,我为母亲打开了车门。母亲的脸上看去还是那样平静,可我感觉到了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微微地颤动。

门诊大厅里的人多得像火车站的候车室。偌大一个省只此一家专门对付肿瘤的医院,就难怪这里每天都门庭若市了。来这里的人大都是苦难着脸面,悄声屏息的,我能想象出癌细胞对他们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难以想象,挤在大厅里或站或坐着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从这里开始一步步逼近死亡。这么多的癌症患者竟是来自我们中间。癌细胞时刻都在伴随着我们,而我们时刻都在受着它们致命的威胁。得了这种病的人都会毫无选择地把这里当做了最后的也是惟一的希望。

幸好来前有朋友关照,与这家医院的熟人进行了联络,所以可以减免许多繁琐的手续,直接进入了检查。我再一次深刻体验到,在我们这个国家,人情关系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会产生巨大的可能是用金钱也买不到的作用。

因为检查要用多种方法,有的方法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我们住了下来。

在医院的后面,有一个约几百平方米的院落,面容已比较苍老的十几排平房依次排列在里面。院门上的一方像长了肿瘤一般粗糙的缺乏生机面目可憎的木牌告诉我们,这是医院内部开设的病人旅馆。病情稍微轻些又缺乏经济条件的,不可能长期住在价格昂贵的病房里的,这里的条件虽然差了点,但却有着诸多的方便,住在这里可以自己生火做饭,不必吃医院食堂里那种据说是从营养的角度配做的味道总是很差的饭菜,所以不必花那些无谓的钱财,自己想吃



什么就做点什么，这很符合还不富裕的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再说，这里与很多治疗的区域相隔很近，有的仅一墙之隔，去做一次放疗什么的，就像到厕所解个小便一样的方便。这里原是医院的宿舍，后来随着癌症患者的不断增多，医生们的地位和待遇也不断提高，用从病人身上赚取的利润修建了豪华气派的住宅楼，按照行政和职称的级别分配，相继喜迁新居，这院子和房子就废弃了。院方正是看到了这些有利的条件，因陋就简稍加整理就成就了一个进财的渠道。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了一个看上去还干净的房间住了下来。

认识樱的那一天，正是母亲病情最后确诊的时候，我为母亲而沉重着的心情因为樱的美丽和憔悴又增添了几分怅惘。

樱比我们晚来两天，跟我们住在同一排房。陪樱来的是个学生模样的姑娘，她只呆了一天就走了，于是房间里就只剩下樱一个人。

樱得的是乳腺癌。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医院了，这次来是因为癌细胞又开始扩散，已在淋巴的两侧。这些情况是隔壁的克新告诉我的。克新才三十几岁的年龄，而癌病史已经有三年了。克新告诉我这些事情时脸上有一种很痛惜的表情，我自然会受到很深的感染。

我没有办法向母亲隐瞒病情，因为接下来就要接受放疗，母亲是有文化的人，对所服药物上的说明都看得明明白白的，我根本隐瞒不了。我只能实话实说，告诉她好在发现得早，医生说有把握能够治愈，这个医院在全国是出了名的，北京上海的人都赶着来呢。再说医院有很多像她这种



早期患者治愈的病例。母亲很坦然地看着我，她的眼睛告诉我她相信我的话。母亲的坦然自若倒叫我心中酸涩，有种想哭的感觉。母亲平静地对我说：“听医生的，住下吧。”

第一次跟樱说话是缘于向她的炉子借火。火是热烈的象征，但在这充满了死亡和痛苦的地方，是难得有多少热烈的想象的。

病人旅馆的每个房间都配有一个蜂窝煤炉，并按时供应蜂窝煤，当然是另外收取费用的，且大大高于市价。身在病中的人没有谁会过于算计，多花点钱图个方便。为了减少每天点炉子的麻烦，晚上都是多加两块煤把炉封了，第二天抽了风门便能复燃。而我是第一次侍弄这种没有烟筒的炉子，自然存在着许多技术性障碍，虽经母亲再三指导，还是不能运用自如，封的炉子不是窒息而死，便是燃尽而亡。为了免去点火弄烟之苦，便向临近的炉子借一块燃着的煤，让自己的炉子起死回生。灭了几次都是向隔壁的克新要的，他无疑是封炉高手，就像对待他的胃癌，尝试过各种药物和方法对它们的成分和作用研究得十分精到一样。可那天他的炉子跟我的炉子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的从不言败的神话不攻自破。他正为此可能引发的一些很不利的带有象征性质的联想感到沮丧，而我正犹豫于点火还是再觅煤源之间的时候，远远地见樱站在她的炉前向我微笑。我迟疑了一下也对着她笑了，笑得有些尴尬。以我的聪明自然能领会她微笑的全部含义——她的炉火正旺呢。

她夹了一块通体红亮的蜂窝煤款款向我走来，把秋日渐凉的早晨烘得温热起来。她先将我的炉子里的残灰捅



掉,然后将冒着蓝火的煤块小心地放进炉膛,压进新煤后三转两转上下的蜂眼便透出了光亮。光亮映在她白皙的脸上像早晨红嫩的阳光蓬勃而妩媚。她的动作娴熟,姿态优美,把这种很家务活儿做出了艺术的优雅。我站在一旁像欣赏一个生活气息很浓的舞蹈小品。这是一道风景。风景就在我们身边,却往往被我们忽视。“风景在天外,也在自己的身边。”我想起了这句很有诗意的话。帮我弄好了炉子,她又朝我粲然一笑,那里面含了自信和关爱。我发觉她竟是跟她的笑容一样的美丽,若不是她的脖颈上勾画着的放疗紫色定位线,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将她与可诅咒的病魔联系在一起的,就像魔鬼与天使一样的格格不入。

我连忙向她道谢,用一种恰如其分的男人的热情。她仍旧笑着,好像她的脸从来就不知道忧愁。她看了看我身后关闭着的房门,知道母亲还未起床,说话的声音便极轻缓:“你是个孝顺的儿子。”说完便微笑着向她的房间走去。我们第一次说话就是这样,没有询问,没有回答,没有诉说也没有感叹。就是这么简单。但我的感觉固执地告诉我,我们之间一定会发生些什么。